



老夫老妻

老伴年轻时就爱写作，虽然如今年逾古稀，还是痴心不改，依然笔耕不停。多少年来，他在创作上获得了一定的成果，得到许多殊荣。他常对我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也有你的成绩！”起先我不知他这是啥意思，后来仔细想想，觉得也对，

50多年前我与老伴喜结连理，当时他在一家文化单位工作。小时候种种原因，他没有更多的机会读书，仅上了几年小学就失学了，但却很爱看书学习，经常一本書捧在手中认认真真地阅读，这也许与他所在的文化单位有关吧。后来，他又爱上了写作，开始，他选择的是儿童文学创作，我不理解，创作需要生活，而他平时很少接触儿童，怎么能写出儿童的作品？老伴笑了笑，说：“你在学校当老师，平时接触的全是小朋友，有你一人就够了，何必要两人都与孩子打交道呢？”

我还是不懂，又说：“桥归桥路归路，是你搞创作又不是我，怎么扯到我？”

这时老伴指着我说，哈哈地笑了起来：“你呀你呀，脑子就是不开窍。你想想看，你在学校与那么多孩子打交道，肯定有许多故事，回家后常对我讲讲说说，不就成了吗？”

我终于明白，原来老伴写作，要我当他助手，夫唱妇和，珠联璧合，亏他想得出的好主意！

从那开始，我与老伴相互配合，开始创作起儿童文学来。平时，我一发现学生中间发生什么趣事，回家后就说给他听，每次他都仔细听，认真记，加上他的丰富想象力，不久就会写出有趣的儿童故事、儿童诗或儿童小说来。他写好文章，并不急于寄给编辑部，而是先让我先读，提出意见，反复修改，直到两人都满意为止，他写的童话《小猴开澡堂》《猴医生出诊》《小兔学手艺》都是这样诞生的。看起来与孩子无关，其实这都是通过我的叙述，再通过他的想象而创作成功的。

10多年前，老伴退休了，从那时起，他“转制”开始写作成人作品，在《新民晚报》《联合时报》和台湾《旺报》等多家报刊发表散文和纪实文学，他写的“台北寻表妹”，在《新民晚报》发表，后来又被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文摘》转载。

提起这篇作品的创作，老伴都说这是我俩合作的精品。5年前我们去台湾旅游，晚上在宾馆住下，我突然想起老伴以前曾对我讲过，他有个失联多年的表妹家住台北，很想找到她，但以前因“文革”有些误解，一直心存芥蒂，不敢找。于是我就鼓励他趁这个机会，大胆去找表妹。你不去试，怎么知道事情的结果？两岸同胞，血浓于水，再也不能让亲人分隔的局面继续下去。老伴终于打破了重重顾虑，找到了表妹。

误解消除，兄妹俩抱头痛哭！欢笑与泪水相杂，场面非常动人！事后，我就叫老伴把他们故事写下来。因为手写太慢，我又为他买台电脑。他不懂拼音，我教他；年纪上身容易健忘，很多字想不起了，我就帮他查字典、校对文字。两人配合默契，作品顺利完成！

如此合作，既增进了夫妻感情，又能在共同的活动中，学到东西，眼界拓宽，真是乐在其中！



快人快语

孝敬老人等不得

文 / 陈勇钊

楼下住着一对老年夫妇，我搬来时，他们已在此住了六七年。

这对老夫妇无儿无女，平时也极少和楼上楼下的住户来往，只是在楼道里偶然碰到了，相互点头致意，简单打声招呼。但我发现这对老夫妇待人很是热情。有一次，我出门忘了带钥匙，楼下电子门又锁着，家里还没人，我进不去屋，只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按响了老夫妇家的门铃，结果这对老夫妇不但给我开了门，还把我让到他家小坐。闲谈中得知，这对老夫妇并非无儿无女，而是子女双全，儿子大学毕业后分到了包头，女儿毕业后去了日本。一儿一女平时极少来看父母，以至于全楼的住户都产生了误解。

日子就这样平淡地过去了。三个月后的一天，突然得知：老夫妇中的老头因患心肌梗塞去世了。操办丧事时，楼内的住户们见到了老夫妇远在包头工作的儿子。儿子跪在父亲的灵前哭

得一塌糊涂、昏天黑地。晚上守灵时，他跟楼内住户们道出了心中的内疚和悔恨：“本想过几年房子分下来了，就把父母接过去享几天清福，谁料父亲竟先走了！”说罢，泪水潸然而下。

回到家中，老头儿子的那番悔恨之词像春雷一样，轰轰地响在耳畔，震得我心里钻心地疼！——放眼现实生活中，像老头儿子那样的人何其多也！应该说，我们这个社会充满了孝心，只是有些人在表达孝心时添加了时间和条件的限制：“等我有车了，一定拉父母出去转转！”、“等我日子过好了，就把爹妈接来享福！”、“等孩子上小学了，我就带父母出去旅游！”诸如此类。于是，一个个孝敬之举便在“过几天”、“等些日子”中一拖再拖，一推再推，最后，待时间和条件成熟时，老人却已带着满腔遗憾——走了！什么事都可以等、都可以推，而唯有孝敬老人这件事不能等、不能推。



古猗园醉秋（水彩画）周宪法（76岁）作

老了以后住哪儿？

文 / 春晓

上星期某一天，一位退休老友约我陪她一起看房。我们约在车站等，一出车站，我才知道她把我带到了新推出的一个楼盘。

这个楼盘的装修采酒店式，用料不惜工本，公众地方宽敞，确保全部设计都符合有特殊需要的老人家：住宅部分的电梯有双人凳可供老人暂坐，面积足够容纳轮椅出入。护理部分的电梯则可供病床进出。

跟一般住宅最大的分别是：它入伙标准的装修符合老人家居住，门边有24小时与保安中心联络的电子设置，室内安装保安扫描，若超过10小时没有活动迹象，会有保安上门，睡床旁有平安钟。浴室的玻璃门可随时拆下，花洒间可容许轮椅进出，洗手台前也可放下轮椅。

参观完住宅部我们去参观护理部，护理部分日间暂托及长期居住两种。但所有的房间看起来就像家，不像病房。我尤其欣赏它日间暂托的概念，让家人可把老人托放在那儿，晚上接回。退休朋友家中因有更年长老人，她则认为是适合旅行时托放老人的好地方，因为保姆并不能提供适切照顾。

这儿只租不卖，参观之后，我明白入场费高的原因了。此项目由开发商全数自负盈亏，政府不提供任何资助。参观当天，看的人多，申请的人少。

老人老话(三十七)

文 / 张大成

爱国，是从敬业开始的；爱己，是从律己做起的。自信的人，喜欢低调；失信的人，总是高调。爱心，要从善心起步；爱人，是从容人做起。有沉淀，有积累，就会站起来；有追求，有梦想，就会飞起来。不要为昨天的情烦心，那是过去；不要为今天的事心烦，那事没完。大事小事，懂得区分不会误事；公事私事，懂得区别就会办事。欣赏别人，是一次学习；欣赏自己，是一次自信。事有大小，会做事就好；人无贵贱，懂行善就好。顺其自然，就会顺风顺水；道法自然，就能道古道今。失望，都是自暴自弃；希望，都在自强自立。爱情，都爱藏在心里；友情，总是挂在嘴边。人小鬼大，做事什么都不怕；人大心小，做事什么都想要。多问问，自然会长学问；多学学，必然修得学问。广告的生命，是真实真情；商品的口碑，是实用实在。朋友是火炉，靠近能温暖；情人是空调，关掉就心烦。做事爱人，事事就会做得很出色；爱人做事，处处就会想得很周到。看不见的事，总是干净的；看不见的人，都是没事的。



惬意时光

又见石腊红

文 / 金洪远

如何一一诉说。

石蜡红不娇气。它索取的是什么？仅仅是一捧松土和一勺清水，如果你有时将喝剩的牛奶掺合，没过几天你就会看到，她的叶片鲜亮，她的一束束花朵异常丰腴的，就像婴儿肥胖的脸蛋儿，人见人爱。老话说，花无百日红，而她的生命却是那样的灿烂，从春到夏，由秋到冬，总是鲜艳如常，蓬蓬勃勃地长叶，欣欣向荣地开花，即使是在夏日半休眠期，也会对爱她的人吐露一缕缕芬芳。绝了！

当年在古美小区种养的石腊红，几经搬迁又在新居落户。虽然她不能跻身于名花的行列，但这并不妨碍我对她的一往情深：她不嫌贫爱富，追名逐利，一年四季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向往，些微的索取后就是默默无闻地奉献和付出。如果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每个人都有如此心态和境界，那该有多好！

前一阵和亲友赴葡萄牙和西班牙旅游，无论是在里斯本的民居还是被誉为西班牙白色小镇的哈马斯，我总被阳台或墙上悬挂的一盆盆颜色各异的石腊红所吸引而驻足，拿起手机就是一阵狂拍。同行者笑言：看来阁下又发思花之幽情了。到底是知根知底的老友，眼光老辣。是的，又见石腊红，就像久别重逢的朋友相见，心田里怎能不激起一串串回忆的涟漪呢。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居住的海滨小城位于锦江乐园旁的古美十村。小区除了各色花木葱茏，而各家的阳台上更是百花齐放，而其中最为亮眼的当属石腊红。小区居民人人喜好养花，我也入乡随俗轧闹猛，阳台上两盆石腊红跻身于米兰、月季、六月雪和海棠花间甚是弹眼落睛。红的胜似一朵朵朝霞热烈火爆；白的赛过一片片瑞雪，晶莹如银，沪上来访的老邻居连声喝彩：漂亮！

当初石腊红进门的时候是邻居孙师傅送我的两根单薄的枝桠。孙师傅告诉我，石腊红不娇气，置放在疏松、排水良好的砂质土即可。没想到栖居在窗台上的它生命力竟如此勃发，一个月后，细细新的枝芽不断冒出并不断地伸展壮大，鹅黄的嫩叶也一天天变得鲜亮翠绿，叶片形似荷叶呈一把打开的折扇。春去夏来，我惊喜地发现，在叶片间隙里突然蹿出一支支细小的花蕾，恰似一个清纯的少女，正低眉垂眼，接受心上人目光的洗礼。又没过多久，阳台上的石腊红尽情绽放，一簇簇红，一串串白，密密匝匝，缀满枝头，而那些健硕的花，早早的挤于外伸的新枝上，向着她的主人致意。每逢夕阳西下，夏风徐来，我爱泡一壶好茶，点上一支烟，凝思这些可爱的小精灵，一直在想，这看似极普通平凡的石腊红，倘若有花语，不知会对爱她的人该